

韩东散文

思想者文丛



爱憎力学

三个世俗角色之后

小说家与生活
六十年代出生的人

关于诗歌的十条格言或语录

有别于二种小说

后来者说

为弱者和弱者的写作置疑

自我和爱

像释迦牟尼那样行乞

● 韩东 著





韩东散文

编者的话

近十数年间，散文在中国呈蓬勃之势。若按作者的身分划分，大致可分为作家散文和学者散文。一般来说，前者长于叙事、咏物、抒情，后者长于说理、讲学、论道，均反映了各自的职业特征。然而，我们发现，不论在作家中，还是在学者中，都有为数不甚多的若干作者，他们的散文显现出了某种共同的品格，使我们难以根据职业将之归入作家散文或学者散文之列。他们往往是一些学者型的作家，或作家型的学者。但是，如果要对他们的共性作一更确切的概括，也许可以说，无论身为作家还是学者，他们首先是思想者。

这里所说的思想者是指：第一，拥有既具根本性又真正属于自己的问题。由于个人禀赋和经历的不同，他们所关注的问题也会不同，或社会，或文化，或人生，但必是一些具有重要精神意义的问题。同时，因为这些问题生长于他们生命历程的某个关键时刻，对他们具有命运或使命一般的重要性，所以又是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问题。正是对这些问题的不懈思考，赋予了他们的作品以一种内在的连贯性。第二，拥有既具哲学性又真正属于自己的眼光。由于个人性情和文化背景的差异，他们接近各自问题的途径也迥异，或描述，或思辨，或感悟，但无不具有哲学的底蕴。同时，这种哲学性的眼光又是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体现了各自看世界的独特角度和方式，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决定了各自的语言风格。

《思想者文丛》旨在汇集具有上述品格并且在读者中业已产生相当影响的作者的散文作品，按作者单独成书，陆续出版。我们愿藉此为读者提供一套尽可能完整的当代思想性散文精品，也为我们的时代保留一份有价值的精神资料。

1996年9月

目 录

爱情力学

一见倾心	(3)
本能的爱	(14)
自我和爱	(20)
爱与恨	(37)
偶像崇拜	(47)
投入感情	(64)
交谈	(77)
无是无非	(89)
对不顺手工具的恨	(97)
被伤害、爱与甜蜜感	(99)
注意和爱.....	(102)
女人有两次生命.....	(109)
读《性到超意识》.....	(112)

性是牺牲·····	(115)
-----------	-------

诗人角色

三个世俗角色之后·····	(121)
第二次背叛：第三代诗歌运动中的个人及倾向 ·····	(128)
梦的语言·····	(141)
《一种黑暗》的写作后果及我的初衷 ·····	(144)
谈周亚平·····	(147)
“诗九首”编后 ·····	(149)
等待和顺应·····	(151)
关于诗歌的十条格言或语录·····	(153)
有关《有关大雁塔》·····	(156)
诗人在江苏 ——《上海文学》“苏风”诗歌小辑前言 ·····	(159)
自述和主张 ——写于第二届刘丽安诗歌奖 ·····	(161)
六位诗人·····	(163)
关于诗歌的两千字·····	(168)

后来者说

一个召唤·····	(175)
小说的理解·····	(181)
有别于三种小说·····	(184)
后来者说·····	(188)

谈小说写作·····	(192)
小说家与生活·····	(198)
朱文小说集《弯腰吃草》序·····	(201)
信仰与小说艺术·····	(205)
小说与故事·····	(211)
从我的阅读开始：沟通在艺术创造中的可能 ·····	(217)
就是一个篇幅问题·····	(226)
回到常识，坚持信念·····	(228)
怀疑与确信 ——致鲁羊的一封信·····	(231)
反对强奸作者·····	(235)
为穷人和弱者的写作质疑·····	(238)
免谈为好 ——读《粗鄙的趣味》一文·····	(243)
今天的“理想主义”·····	(246)
非常识的写作 ——对费振中等有关言论的反驳·····	(249)
我不喜欢“大师”这个概念·····	(251)
六十年代出生的人·····	(254)
小说是艺术，是美·····	(258)
遗忘之海·····	(261)
像释迦牟尼那样行乞·····	(264)
冷漠与势利·····	(267)

访谈录

- 韩东采访录 刘利民 朱 文 (273)
- 清醒的文学梦
- 韩东访谈录 林 舟 (303)
- 有关“职业写手”的问题回答
- 提问者：贺绍俊 (320)
- 通讯采访韩东 采访者：肖 沉 (326)

附录

- 韩东简介 (330)
- 韩东写作年表 (331)

[illegible]

一 见 倾 心

一见倾心作为一个爱情事件被最终的结果所固定。男人对女人说：“我对你一见倾心。”只因为他有这样说的机会。若无机会，一见倾心便是虚无飘渺之事，犹如目光。丁当的诗：走过一条大街，十八个少女心惊胆颤。十八个少女，既无机会也无可能，一见倾心随后被遗忘所吸收。

一见倾心并非稀有难得，相反，它是平凡而琐碎的。它强调时间的起点，有赖它（时间）的延续，不，它直接越过全部过程，要求最终的结局。只有当我们有机会说出这样的话，一见倾心才能成立。

机会和蕴含机会的可能性是其关键。不知姓名的陌生人和知道姓名者赋予一见倾心不同的强度。如果此人还恰

好处处于我们的关系网中，一见倾心之后便是朝思暮想了。

一见倾心者并非是不现实的，他装扮成不现实的精神至上者，除非他实在猥琐不堪，丧失了其他的可能性，是不会爱上一个不知姓名转瞬即逝的人的。在一般情况下，人不会执着于没有结果的钟情。遗忘的生物钟将用来保持自我的平衡。

当然，有各种强度的一见倾心，从流连于闹市的无聊青年到疯狂的影迷到在现实的人际关系里寻寻觅觅的人，一见倾心的强度渐次增加。自我总是投注于现实而非不现实。一见倾心的强度随现实的可能性的增强而增强，而非相反。

被大众称道的一见倾心的非现实性是一个自我迷醉的谎言。

另一个谎言：终成眷属，则是对现实性毫不掩饰的歌唱。它暗示了某种一见倾心的起点，似乎平庸的夫妻生活可由非现实的理想演化而来。但它的确固定住了一个事实，使一见倾心成为一个爱情事件，成为终成眷属本身；在固定的同时又怎能不赋予一见倾心相同的本质呢？这一本质就是现实、现实性、审时度势和避害趋利。

只有伤害的事实（作为一个结果）方能使一见倾心重返非现实的精神高度，成为诗歌的一个灵感源泉，但那与起点无关，须略过全部过程。在过程之中，启动之时，一见倾心总是义无反顾地趋向于平庸的现实的。

我们暂且认定一见倾心的精神价值和文学表达是被迫

受阻的结果。

一见倾心的神话强调时间性，试图在尽量压缩的时空内爆发出最大的能量。时空缩减为一个零点，或向启动之前的空无限接近。在这一幻想的时空内作为对象的信息量的涌入必然受限。我们并不需要对象全部或确定性（对象之所以成为自身）的信息，实际上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在具体的对象出现之前我们早已虚构了对象的全部实在。我们的所需之物不过是一面平面而空洞的镜子，以便将我们的虚构反射回来，使其亲眼所见。一见倾心的对象犹如一面镜子（我们的要求如此），它是表面的（朝向我们），同时空洞，以便容纳我们的幻想之物。

一见倾心的状态下我们并非爱上了对象本身——这怎么可能？由于我们的无知、自恋，这是绝无可能的事。在开始之初我们不过确定了爱的能量、方向，我们确认自己在爱着。自我凭借镜子的魔术外在化了，不过如此。我们把镜面的光学反射认作镜子本身是难以避免的错误。在开始之初，我们无可选择地爱着自己。那些强调一见倾心的人无一例外是习惯于在镜子前面顾影自怜的家伙。

我们爱着自己，并非特殊的对象，但过程本身必须通过对对象的反射得以完成。一见倾心的神话关键在于它的时间性，由于时间无限制地挤压，复杂而含混的对象仅呈现为一个光滑的表面，以满足需要。对象的具体实在性被全然排除，因为那是怯懦的一见倾心者难以接受的。

削减时间的努力即是削减对象本身。由于感情需要而

一见倾心的人正如那些受性欲支配而仓促结婚的人，他们皆惧怕时间延续所带来的扼制性的后果。这样的人是纵欲而软弱的，从不打算约束自己，同样是将需要加之于对象物上，只不过方式略有不同，前者是幻想式的，后者则看上去比较实际。对后者的谴责在今天的道德范围内已达成共识，而对前者的美化也从未停止过。除非爱情（男女私情）不是出自自我满足的需要，否则一见倾心就不该有任何特殊地位可言。

一见倾心是对其对象的全面削弱，而非全盘接受，这是与爱情所宣称的原则背道而驰的。

对象的特殊性作何解释？是这一对象而非其他对象成为一见倾心的对象。首先，它是由现实性所决定的。现实的可能性构成了一见倾心的感情强度。一见倾心本质上是现实的、功利的，否则便成为无从记忆的飘渺之物。决意一见倾心的人在世间寻找虚构对象的镜子，最终他的目光必然落定在那面朝向自己的镜子上。在他的视野内满是闪烁的反射之光，但由于角度和方向的问题虚构之物无从投射，或者投射变形，犹如目光的斜视，引起肌肉疲劳。这是永无休止的相对运动，镜子和被映照之物。在那面朝向自己的镜子出现之前，一见倾心者必定经历了各种程度的不完全的照耀，但由于无法扭转的情况、阻隔和缺乏现实的前景，他被迫放弃了。浪漫的一见倾心者曾是那个在大街上尾随女人的小流氓，床头贴满某影星照片的变态者，也曾暗恋过他的语文课老师或朋友的情人，这些都不足为

奇。这些破碎的无结果的钟情、目光的斜视和水面的倒映使他心力交瘁，神志昏沉。好在他的智力正常，且具恰当的现实感，那抵达对象的强大阻力远在对象出现之前，考虑到这一切，他的投入并不算多。那只是正当的一见倾心之前的一系列小小的练习、青春期的作业和文学性的幻想。大街上女人、影星、语文课老师、朋友的情人不过是一些替代。她们变动不居，不够稳定，最终被无结论的遗忘所吸收。

一面朝向自己的镜子，犹如光洁的皮肤、清澈的眼睛和青春的容光，我们对对象明亮反射特性的热衷不是偶然的，并坚持认为这是精神光可鉴人的反映。

一面朝向自己的镜子，势必在现实中具有充分的可能性，能够映照最终的结局，无论结局是这面镜子的弯曲变形或是彻底粉碎。

一面朝向自己具有现实可能性的镜子是首要的，但我们何以选择此而非彼仍然是一个问题。对象的表面与光滑如同镜子，取消了对象本身，但这里，我们又如此矛盾地要求着脱离对象特殊性的镜子的特殊性。误解：镜子的特殊性源于并说明了对对象的特殊性，似乎一见倾心无论如何盲目仍然有来自对象的确定依据。

备忘：一见倾心之前我们早已虚构了对象的全部实在。我们缺乏的只是一个外在化的形式。作为一见倾心的对象必须提供这一形式，这一形式必须在某一点上与我们内心的虚构契合。对象是形式或镜子的提供者，但她与所提供的形式根本无关，她只是拥有我们所需的形式而已，犹如

一个人给我们送来一台榨汁机，尽管方便实用我们念着他的好处，但怎么能说榨汁机与此人的品性有关呢？一见倾心心中内心虚构所需的外在化形式与具体对象的关系就是一台榨汁机，既拥有它又与它无关，倒是对我们（一见倾心者）而言，某种特殊的形式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常常因一个眼神，一种嗓音或一个侧影而爱上某人。特别的眼神、嗓音和侧影的确存在于某些人的身上，她们是它的拥有者，但这些与她们存在的特殊性完全无关。她们只是偶然地碰上了它们（眼神、嗓音和侧影），并且自己并不经意。任意地挥霍：媚眼乱抛、大呼小叫、扭动不已，被同样是偶尔路经此地的我们碰上，并在极短的时间里攫住一个片断。由于我们是有心人（内心早已虚构了对象的全部实在），某种与我们虚构之物的重叠突然将我们抓住，有如电击。实际上，重叠之处是极微小的，如同一个小小的疮口，压抑已久的虚构实在由此迫不及待地涌入外部世界，并接着凝固对象化了。这就像点燃一只爆竹，一串爆竹跟着炸响，我们被深深地震撼，这种受到震撼的情状又反过来证实了一见倾心对象的真实性。这一过程一旦完成我们便不再希求了解。我们本能地感到并抗拒颠覆呈现虚构实在所需的形式的种种危险。由于恐惧，我们将与外在沟通的裂豁尽量缩减（时间的缩减同样）。我们所获取的有限形式（眼神、嗓音、侧影），并无可能将它的拥有者呈现，而是将其隔离开去。我们所获取的形式其含义仅仅在映照我们的虚构之物。回到那面著名的镜子：一见倾心的对象是它的拥有者，并高举着它，镜子里映照出我们的虚构之

物，而现实中具体的某人则躲在镜子后面。

失望之际爱人们总是说：“其实我并不爱你，我爱的是自己的想象。”失望之际亦是清醒之时，我们不再回避对象的真实性以及她与内心虚构之间的差异。

一见倾心中内心的虚构是重要的，它何以形成？这与准备阶段有关。大街上的女人、影星、语文课老师和朋友的情人，这些歪斜倾覆的镜子、支离破碎的映照与我们本能的爱欲相互作用，这是一次混乱的组装和拼凑过程，爱欲如同粘合剂，必要时也起补白作用，更显然的它还是唯一的趋力。河流奔涌，侵蚀两岸，带动高原之上的尘土，寻找它的止息之地。当然，教育、文化、双亲的形象等等因素也被混合其中。虚构实在是与外界交流的结果，但它并非是一个对象化的活物。我们创造着它、孕育着它，等待一朝分娩。与性的生殖不同，我们是在他人而非自己身上寻找一个出口，但我们的生产之物并非属于他人，而是属于我们自己。但失望受挫感是相同的，无论是从事生殖的男女或者我们（一见倾心者）生下的只会是一个完完全全的陌生人。于是我们重返艰辛的怀胎过程，认为回忆中那血肉模糊的一团才是有价值的。或者，我们寻找另一个生殖的出口，并决心生下一个完全是我们想象并能满足我们所有需要的孩子。但这一次和上一次一样不可能，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

备忘：准备阶段的钟情对象是正当的一见倾心的一个替代。但作为虚构材料的来源之一她或许有更大程度的真